

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功用考

宋梓渝

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3日

摘要

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现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器身镶嵌“蜻蜓眼”式玻璃珠, 因器表装饰风格与洛阳金村出土的一批器物装饰风格相似, 传为洛阳金村东周大墓出土。以往学界大多将目光聚焦于青铜兵器本身的演进、装饰和象征意义, 而对于罇这类作为兵器饰件的装饰器物的研究和讨论较少。本文研究论述的这件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较同一时期的其他罇在出土数量、器物尺寸、器身装饰、器表工艺方面较为特殊, 于是对该器物的装饰风格以及器表镶嵌物的材质进行梳理分析, 认为这件器物具有金村器物群的典型风格特征, 且该器物具有礼仪象征性, 系礼仪用器。除此之外本文从罇类器物的兵器功能属性与罇孔形状的关系角度进行论证, 认为器物罇孔的形状受制于兵器的具体功能。

关键词

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 青铜兵器, 蜻蜓眼式珠, 礼仪用器

A Study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Gilt and Glass-Inlaid Dragon and Phoenix Zun from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Ziyu Song

School of Art and Humanities,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ly 10, 2026; accepted: August 2,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The gilt and glass-inlaid dragon and phoenix Zun from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is currently housed in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The body of the vessel is inlaid with “dragonfly eye” glass beads. Due to the similarity of its surface decoration style to a group of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Eastern Zhou tombs in Jincun, Luoyang, it is said to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Eastern Zhou tombs

in Jincun, Luoyang. In the past, most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evolution, decoration,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bronze weapons themselves, while there was less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decorative objects such as Zun, which are used as weapon ornaments. The gilt and glass-inlaid dragon and phoenix Zun from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quite special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unearthed pieces, the size of the artifact, the body decoration, and the surface craftsmanship compared to other Zun of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s and analyzes the decorative style of this artifact and the materials of the inlays on its surface, and concludes that this artifact has the typical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incun artifact group and is a ritual utensil with symbolic meaning.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apon function attributes of Zun-type artifacts and the shape of the socket, arguing that the shape of the socket of the artifact is restricted by the specific function of the weapon.

Keywords

Gilt and Glass-Inlaid Dragon and Phoenix Zun from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Weapons, Dragonfly Eye Beads, Ritual Utensil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器物源流、装饰纹样及工艺特征分析

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一对)(图 1)最早被美国的埃斯卡纳齐公司收购。埃斯卡纳齐 2000 年的藏品图录中收录并详细介绍了这件器物的时期、纹饰、工艺以及功能的相关猜测。图录中记载的时间为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东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器身高 31.5 厘米;宽 10.16 厘米;厚度 6.35 厘米,属于仪仗兵器附件,应为柄端的饰物。

两罇形纹相同,部分镂空,通体装饰鸟兽纹,并嵌白色涡纹的蓝玻璃珠(蜻蜓眼式珠)(图 2)。罇一端做偶蹄形,另一端为装柄的梨形孔,中间部分以蹲踞的鸟纹为饰。埃斯卡纳齐在图录中将此鸟称之为“凤鸟”,事实上能否称为凤鸟还需要进一步去考证。怀履光在《洛阳古城古墓考》一书中提到“动物风格”,认为与鄂尔多斯风格相近的风格在多个国家都有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沉积物和前王朝时期的



Figure 1. Eastern zhou gilt bronze zun inlaid with glass and decorated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motifs

图 1. 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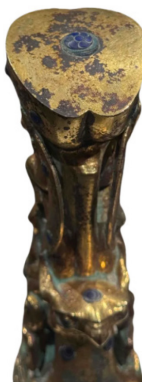


Figure 2. Glass beads inlaid in the base of the zun
图 2. 罇底部镶嵌玻璃珠



Figure 3. Bronze Ornament illustrated in William Charles White. Chalfant's Tombs of Old Lo-yang
图 3. 怀履光书中收录青铜饰件

埃及、斯堪的纳维亚、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以及蒙古(特别是在鄂尔多斯地区)都有发现,而在中国黄河流域出土的汉代以前的器物上,这种风格在透雕物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他在书中收录了一件具有类似装饰风格的青铜饰件(图 3),器身饰一类似的鸟纹,风格与鄂尔多斯风格鸟纹有相似之处,即鸟喙特别强调钩状特征,且以动物组合的方式出现[2];眼睛大而圆,突出力量感,与中原凤鸟细长柔和的眼形相区分,更似鹰、隼等猛禽;纹饰的写实性较强,在游牧生态下,出于生存需求,人们对动物的审美标准直接源自动物形体本身,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真实生动的再现,才最易于满足人们内心的审美期待[3]。故单纯将其称为凤鸟不妥,本文姑且先称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器表纹饰为鸟纹,此鸟宽头长耳,尖喙微张,双翅展开,利爪长尾,尾翎上卷至蹄部。蹄下左右各有一猿猴,皆以臂搭于鸟翎上,身体均骑在龙尾上。罇两侧各铸龙纹,蜿蜒伸展,与器同长,龙脊清晰,腿部似攀登状,至器端两龙身汇入一头。龙头宽大,双角竖耳卷吻,琉璃为瞳。整个龙纹与凤鸟纹反向而饰。每侧龙纹的轮廓均可识为完整形象,头撑于前掌之上,呈沉思状。另有一鸟头于龙肩后露出。两罇多层次铸就,几处采用榫卯工艺,纹饰旋转上升。鎏金厚实,覆盖器身大部分。饰件上还铸有涡纹、舌状纹和凸起的卷草纹,这些纹样将各类神兽形象统一起来,其自身造型也似取自动物形态[4]。

关于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的工艺。图录中记载这对器物分开铸造,通过搭接和燕尾榫式的榫卯结构组装起来,再用鎏金工艺将拼接处遮盖,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外观。笔者认为这种铜器铸造方法应该为分铸法下的铸合法,将器物各部分分开铸造,再采用榫卯工艺铸合在一起。

埃斯卡纳齐认为这对青铜饰件,应均为大型杆、柱类器物(如权杖、仪仗杆等)顶端或底端的饰件,一

端截面呈梨形可用于插入杆或柱体,但具体功能却难以说清。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所支撑或装饰的杆、柱类器物用途不明。二、无法确定它们是安装在杆的顶端还是底端。乍看之下,蹄足的造型使人认为这是一对底部饰件。但蹄底无法平放在地面,且中心镶嵌着精美的玻璃圆片,这根本无法用于底部支撑。此外,居中的蹲踞凤鸟图案也会倒置。

对于器底镶嵌蜻蜓眼式珠的问题,怀履光《洛阳古城古墓考》收录的“一对纺锤形的青铜器物末端饰件”(图4)以及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中收录的“一对嵌珠金银错纹饰金具(镢)”(图5)[5]底部也同样镶嵌了蜻蜓眼式珠,这应该是礼器的一种装饰风格,并不具有实际功能,并且可能与兵器的摆放方式有关,也许底部的珠子并不需要触地。



Figure 4. Spindle-shaped bronze terminal ornament

图 4. 纺锤形青铜器末端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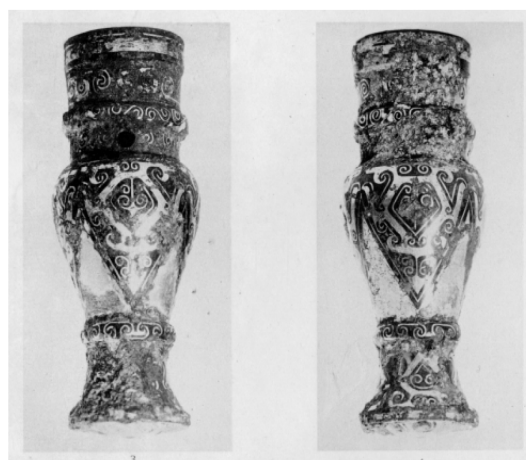


Figure 5. A Pair of gold-and-silver-inlaid terminal fittings with glass bead inlays

图 5. 一对嵌珠金银错纹饰金具(镢)

比利时青铜器古董商吉赛尔在图录中也收录了这件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簪。图录中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同样认为这件青铜饰件是重要的杆、柱类器物(如权杖、仪仗杆等)顶端或底端的饰件,整体铸造为带钩的兽首造型[6]。但图录中的介绍:“器物表面厚实的错金层搭配孔雀石镶嵌,营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并不准确,器身镶嵌并非为孔雀石,而是“蜻蜓眼”式玻璃珠。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2011 年向美国埃斯卡纳齐公司收购了这件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钁，并在 2011 年出版的藏品图录也详细记录了这件器物的纹饰介绍[7]。

关于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钁的纹饰安排与古代人的动物崇拜思想有关，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可否认的是，从器物的出土数量、尺寸、装饰、工艺方面来看，这件器物确实具有礼器的性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2. 器物风格分析

考古学中的“金村风格”是指以洛阳金村东周王陵出土(或传为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一类战国中晚期高等级器物的艺术风格。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诸位学者对金村器物的整理出版奠定了这一风格的基础，后来，中外学者在讨论战国时期高等级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时，逐渐使用“金村风格”“金村样式”“Jincun style”等称呼来概括这一批器物的共同特征。



Figure 6. Eastern zhou jade mirror inlaid with glass, harvard art museums (formerly the Fogg Art Museum)

图 6.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东周玉玻璃镶嵌镜



Figure 7. Artifact No. M251:278-2, Jinshengcun, Taiyuan

图 7. 太原金胜村 M251:278-2



Figure 8. Artifact No. M251:486, Jinshengcun, Taiyuan

图 8. 太原金胜村 M251:486



Figure 9. Artifact No. M216:3 from the Provence Residential Community, Zhengzhou

图 9. 郑州普罗旺世住宅小区 M216:3



Figure 10. Artifact No. C1M5560:62 Unearthed from Tomb C1M5560, Tanggong Road Primary School, Luoyang

图 10. 洛阳唐宫路小学 C1M5560:62



Figure 11. Artifact No. M14:5-13 Unearthed from Tomb M14, Fenshuiling, Changzhi

图 11. 长治分水岭 M14:5-13

最早由加拿大传教士兼收藏者怀履光于 1934 年出版的《洛阳故城古墓考》，整理了大量金村资料，但偏重考古记录而非风格研究。几乎同时，考古学家梅原末治于 1936 年出版《洛阳金村古墓聚英》，这本著作汇集了流散海外的金村器物，对其进行分类、断代和图录整理。这奠定了后来学界认识“金村器物群”以及“金村风格”的基础。此后，“金村风格”逐渐成为概括洛阳金村东周王陵高等级器物艺术特征的学术称谓。近年来，徐坚等学者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传统“金村器群”存在来源混杂的问题[8]。鉴于本文所研究的这对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簪装饰较为精致，符合战国时期高等级器物的艺术特征，且与传为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其他器物风格较为一致，所以判断其具有金村器物群的典型风格特征，仍沿用“金村风格”这一概念。

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簪(一对)采用了鎏金、镶嵌等复合工艺，器身纹饰生动精美，与同时期其他簪的

形制、纹饰、工艺对比,其艺术装饰特征等级较高。如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出土两件青铜罇(图7、图8),其中标本M251:278-2(图7)通高8.5厘米、标本M251:486(图8)通高9.4厘米,器身仅饰一种动物[9]。郑州信和置业普罗旺世住宅小区M126战国墓出土的标本M216:3(图9),通高11.8厘米,器身同样仅饰一浮雕鸟纹[10]。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标本M14:5-13(图11),通高9.3厘米,罇体恰好为一只立鸟[11]。洛阳唐宫路小学出土的标本C1M5560:62(图10)器身浮雕一错金兽面纹,通高8厘米[12]。以上出土的几件青铜罇与东周嵌琉璃龙凤罇属同一时期,但其纹饰都未有东周嵌琉璃龙凤罇华丽,器身仅见一种动物纹装饰,而未有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动物组合纹。动物纹饰刻画也较为粗糙。除以上列举的几件较有代表性的青铜罇外,还有一些素面罇,无工艺纹饰,且数量较多,本文就不再进行罗列。

除此之外,东周嵌琉璃龙凤罇通身镶嵌“蜻蜓眼”式玻璃珠,形制、纹饰与工艺较为复杂,与金村器物群的典型风格特征相符合。怀履光在《洛阳古城古墓考》中收录的一件青铜饰件(图3),其形制、纹饰、工艺方面都与这件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十分相似。除此之外,传为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铜镜也具有类似的风格(图6),镜背同样镶嵌有“蜻蜓眼”式玻璃珠,且两件器物所镶嵌的玻璃珠样式与工艺都为上乘。

3. 器物实际功能界定

古籍中有关罇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礼记·曲礼》中:“进剑者左首,左首,尊也。进戈者前其罇,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铍,后刃,敬也。三兵,罇、铍虽在下,犹为首。”[13]也就是说由于使用的情境不同,罇和铍的位置会发生转换。平常摆放或是用于战争时,罇和铍充当底部饰件,而在进献兵器时,罇与铍的位置又于兵器的器尾转换为器首。这也可以解释这件器物装饰纹样的奇怪之处:罇顶端蹄足下有一只方向相反呈蹲踞状的猿猴,并且器物两侧龙纹与鸟纹反向而饰。这一奇怪的纹饰现象显然是工匠有意为之,即为了满足实用器与礼器在不同情境下的转换。

不同兵器器形的末端饰件在外形和用途上有明显区别。《礼记·曲礼》中记载:“锐底曰罇,取其罇地;平底曰铍,取其铍地。”罇为锐底,主要用于青铜兵器戈,铍为平底,主要用于青铜兵器矛。除了器底形状,銎孔形状也是区分兵器与兵器下部饰件的重要条件,并且与兵器的用途以及连接兵器器首、兵器下部饰件的木秘息息相关。矛主要为刺杀兵器,戈基于矛之上发展而来,主要为勾兵器,用于横向勾杀[14]。戈的勾兵器属性和功能影响到木秘的形状演进,初期戈秘与矛秘一致,截面都为正圆形,后期戈秘发生了改变,截面演变为鸭蛋形(梨形)。而这种变化是由戈的定向性决定的,戈与矛不同,矛可以随意握持,只要矛锋朝前即可,而戈锋在前,需要横击,然后再用下刃内勾。戈的这种定向性决定了其木秘的前扁后圆形,这种形制的木秘不仅与握持时的手形相吻合,更便于握持,并且还可以在夜间或激战时不需用眼,只凭手感就能掌握戈锋的方向。所以,兵器的功能决定了木秘的造型,并且决定了其罇的銎孔必然为鸭蛋形(梨形)[15]。东周铅琉璃龙凤罇的銎孔形状为鸭蛋形(梨形)(图12),底为锐底,确为兵器下部饰件,且应为戈、戟等兵器的下部饰件。

4. 礼仪象征的物质载体

与同时期的罇进行对比,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罇的装饰与形制较为特殊。出土数量为一对,器物尺寸略大,且器表纹饰繁缛、工艺精美,镶嵌了许多“蜻蜓眼”式玻璃珠,这些玻璃珠的样式及工艺与西亚地区的蜻蜓眼式珠较为相似,系西方传入的跨文化交流遗存。琉璃属玻璃的一种,“蜻蜓眼”式玻璃珠又称为镶嵌玻璃珠,以蓝白两色或蓝白赭三色形成套圈组合,由于纹饰与蜻蜓的复眼较为相似,因此又得名“蜻蜓眼”式玻璃珠。安家瑶、张宏实、后德俊、高至喜、赵德云等专家和学者已经对“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发展、珠身的图案型式、制造和产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蜻蜓眼式玻璃珠有作为串饰随葬、作为单颗珠饰随葬和镶嵌于其他器物上用作装饰三种使用方式。本文所讨论的东周嵌琉璃龙凤罇上镶嵌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即是装饰所用。这种玻璃珠起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古埃及,其功能为护身符。约公元前五

世纪传入东周王畿地区及各诸侯国,在传入的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使用方式也由原有的护身符功能转变为装饰功能[16]。无疑的是,这类蜻蜓眼式珠初传入时异常珍贵,受到贵族们的喜爱,专供上层贵族使用。《中国出土战国至汉代玻璃的功能探讨》¹一文认为这件器物用于特殊场合的精美仪器构件,推测这件器物为皇家或高级官员出行的仪仗器具。并且认为小型玻璃主要用于服饰、耳饰和头饰等装饰,这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周时期常穿缀于玛瑙、玉组佩中的蓝绿色釉砂珠饰的技术革新。并且认为中国的铅钡玻璃是仿玉质地,且这种装饰有玻璃珠的器物属于贵族的奢侈品[17]。东周时期河南地区出土的部分带钩也镶嵌了这种蜻蜓眼式玻璃珠,并且是镶嵌蜻蜓眼式玻璃珠最多的一类器物。除了鐙和带钩外,河南地区出土的部分铜镜上亦镶嵌这种玻璃珠。这些都是较小的器物,且带钩本身就具有礼仪象征。《淮南子》记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18]而器表镶嵌琉璃眼式珠则赋予了器物更深层次的礼仪象征。

笔者综合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以及图片资料研究发现,以镶嵌蜻蜓眼式珠为装饰风格的器物出土地主要集中在洛阳地区,上文提到怀履光在《洛阳古城古墓考》中收录的一件青铜饰件也为类似风格,只是器表动物纹饰与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鐙相比较少,只饰鸟纹。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嵌眼纹玻璃鎏金神兽形青铜饰件(图13),1972出土于陕西西安。这件器物曾收录于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5·青铜器2》一书中[19]。通身皆镶嵌蜻蜓眼式珠,器表装饰鸟纹,纹饰风格与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鐙以及怀履光《洛阳古城古墓考》中收录的青铜饰件风格相似,从装饰风格和器物工艺来看,实际上这件器物应为战国时期遗留物。

镶嵌玻璃珠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在战国时期达到顶峰,西汉后式微。上文提到,学界对蜻蜓眼式珠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李青会、干福熹、顾冬红等学者对部分国内出土的“蜻蜓眼”式珠进行检测,得出部分“蜻蜓眼”式珠成分为铅钡玻璃,而这类玻璃成分未见于西方,因此属于中国本土的玻璃体系。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部分蜻蜓眼式珠中钠含量相对较低,且含有一定的铅,应为本地产品。春秋末到战国早期应是我国引进西方的镶嵌玻璃珠经过消化和吸收后开始采用本地的玻璃制造技术进行仿制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自制的铅钡镶嵌玻璃珠开始和西方成分体系的钠钙镶嵌玻璃珠共存[20]。对比中原地区与荆楚地区的蜻蜓眼式珠使用情况,中原地区盛行将蜻蜓眼式珠作为材料镶嵌至器物之上以彰显身份地位;荆楚地区则保留其原有属性,将其串联在一起,仍作配饰之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蜻蜓眼式珠即可证明。战国时期楚国的冶铸水平已超越周王室以及各诸侯国处于领先地位,这种玻璃制造技术与冶铸水平息息相关,虽然荆楚地区已经制造出了本土风格的蜻蜓眼式珠,却未见大量镶嵌蜻蜓眼式珠的器物出现,可见镶嵌蜻蜓眼式珠器物的分布更多是受到了不同地区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识、风俗习惯等影响,而非绝对受制于手工业水平。



Figure 12. Egg-shaped socket opening
图12. “鸭蛋形”釜孔

¹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KXYaOrH3ITm5KgREi-7LUZqOYVEgNTqaUImVpdvk2-me4prfZSBBYIN-kPIVPXWa9VY_нду3WMe5Dg9IPI-Wvv7kuoDdbVa-kQMDXvL6xBldTtG0O-y4VilGPK1mSF7OLWZEAqVBQKCP4ITt-IothogYZob8PDMBTheORGgLMz18=&uniplatform=NZKPT



Figure 13. Gilt bronze mythical beast ornament with glass-inlaid eyes

图 13. 嵌眼纹玻璃鎏金神兽形青铜饰件

蜻蜓眼式珠一经传入就受到高等级贵族们的喜爱，或作串珠配饰；或将其镶嵌在各类器物之上，与各种工艺、纹饰结合进行系统的装饰。本文研究的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簪即通过这种特殊材料的镶工艺嵌来彰显礼仪性特质，象征身份与地位。除此之外，器形的数量、尺寸与多种动物纹饰装饰的华丽风格也是礼仪性的外显。

5. 结语

东周铅琉璃龙凤簪曾辗转比利时、美国等地，最终被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埃斯卡纳齐、吉赛尔以及后来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都在藏品图录中对这件器物的形制、纹饰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这件器物具有某种礼仪性质。怀履光、梅原末治书中收录的同一件出土于洛阳地区的青铜饰件以及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嵌眼纹玻璃鎏金神兽形青铜饰件与东周鎏金嵌琉璃龙凤簪的装饰风格十分相似，应同属战国时期。同时期的其他出土铜簪通常为单件，且尺寸较小，器身也并未见鎏金、镶嵌等复杂工艺。通过东周嵌琉璃龙凤簪的出土数量、器物尺寸、穿孔形状、器身装饰可以断定应属于礼兵器的末端饰件，系逐渐褪去了实用器的功能而转化为礼仪性质，并且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地位较高。而与其相似的另外两件器物应具有同样的礼仪性质，属于礼兵器的末端饰件。

参考文献

- [1] 怀履光, 著. 洛阳古城古墓考[M]. 上海: 别发书局, 1934: 52.
- [2] 仲高, 著.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 148.
- [3] 陆刚.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装饰风格的社会成因探究[J].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 2025, 22(1): 51-56.
- [4] 埃斯卡纳齐, 编著. 中国古代艺术精品展图录[M]. 伦敦: 埃斯卡纳齐画廊, 2000: 26-28.
- [5] 梅原末治, 著. 洛阳金村古墓聚英[M]. 京都: 京都小林出版部, 1937.
- [6] 吉赛尔, 编著. 比利时青铜器古董商吉赛尔女士(Gisèle Croes)展览图录[M]. 布鲁塞尔: 吉赛尔·克劳斯画廊, 1990-2018: 44.
- [7]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编著. 中国艺术精品: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M]. 堪萨斯城: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2011: 29.
- [8] 徐坚. 从金村出发: 告别器物学, 走向生命史[J]. 文艺研究, 2020(12): 147-158, 2.
-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太原晋国赵卿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 [10] 索全星, 闫付海, 张鹏林, 等. 郑州信和置业普罗旺世住宅小区 M126 战国墓[J]. 中原文物, 2009(3): 12-17, 115-

116.

-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长治市博物馆, 编著.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12] 黄吉博. 洛阳唐宫路小学 C1 M5560 战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4(7): 17-35.
- [13] (东汉)郑玄, 著, (唐)陆德明, 著. 《纂图互注礼记》纂图互注礼记卷第一《曲礼上第一》 [M]. 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13.
- [14] 周纬, 著. 中国兵器史稿[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15] 徐占勇. 浅谈镞与镞的区分[J]. 文物春秋, 2013(5): 53-54.
- [16] 袁静文. 中国境内东周秦汉考古所见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24.
- [17] 董俊卿, 王宜飞, 李青会. 中国出土战国至汉代玻璃的功能探讨[J]. 华夏考古, 2024(1): 124-144.
- [18] (西汉)刘安, 撰, (东汉)许慎, 撰. 《淮南子》淮南鸿烈解卷第十七《说林训第十七》 [M]. 四部丛刊景钞北宋本, 9.
- [19] 李学勤, 主编.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 5·青铜器 2[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 [20] 李青会, 干福熹, 顾冬红. 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7(2): 234-247.